

KS

孔萨利克小说系列

KS

孔萨利克小说系列

孔萨利克
小说系列

Konsalik

Die Strasse ohne Ende

(联邦德国) 海因茨·G·孔萨利克 著
蔡鸿君 林伟中 刘清 朱显亮 译

沙漠舞女

沙漠舞女

15164
24A



孔萨利克小说系列
蔡 鸿 君 主 编

沙漠舞女

〔联邦德国〕海因茨·G·孔萨利克 著
蔡鸿君 林伟中 刘清 朱显亮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Heinz G. Kosalik
DIE STRASSE OHNE ENDE

根据 Hestia Verlag GmbH, Bayreuth 1983年第16版译出

沙漠舞女

(孔萨利克小说系列)

〔联邦德国〕海因茨·G·孔萨利克著

蔡鸿君 林伟中 刘清 朱显亮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 插页: 2 字数: 200,0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20000

定价: 3.95元

ISBN 7-5396-0272-4/I·238

作者致中国读者

早在十岁的时候，我就梦见了马可·波罗曾经游历过的那个神奇的国家，这是一个充满神秘魔力的、美丽得难以描绘的国度。少年时代，我对斯文海定^①以及他穿越丝绸之路和沙漠戈壁，探寻那些神秘失踪的湖泊的考察旅行，感到振奋和鼓舞。以后，一个为西方世界尚且所知甚少的民族那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高度文明，越来越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吸引着我，于是我开始阅读一切用文字描写中国和用图片纪录中国的书籍。数十年来，在我的心里始终只有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：必须亲眼看一看这个中央之国。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爱。我搜集佛像、木雕、丝绸绘画、彩色木刻、皇帝的狮子以及恶魔的面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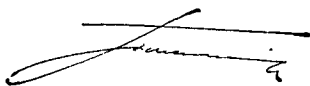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终于作为旅游者访问中国，来到了这个我朝思暮想的国家。迄今我已经两次去过中国，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，注视着数以万计的游人，漫步在颐和园的庭院，穿过紫禁城，从长城上眺望远方的土地，怀着崇敬的心情默默地站在天坛的中央，步下明陵地下宫殿，观赏西安兵马俑、桂林仙境以及长江三峡。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数千年以前就曾经以

^① 斯文海定(1865~1952)瑞典探险家，曾多次到中国新疆、西藏等地探险。

另外一种形态到过这里。

现在，我写的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中的几部，即将用中文出版。在我的童年时代就产生的渴望由此得到了满足：我可以对你们说话了。你们将读到我的书——但愿你们读了我的书会感到兴奋和愉快，并在这几个小时里被引入一个对于你们来说遥远的世界，一如你们的世界对于我那么遥远——你们会说：我还想读到更多孔萨利克的书！然后，我们就成了朋友，这是我毕生所希望的。

我衷心地向我的所有中国读者致意！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be 'Kinsella',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right.

前 言

蔡鸿君

海因茨·G·孔萨利克(Heinz G. Konsalik),原名海因茨·君特(Heinz Günther),是联邦德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,1921年5月28日生于科隆,父亲是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经理,祖上是萨克森奥格斯堡的世袭贵族,在威廉时期自动放弃了贵族头衔。海因茨天资聪颖,机敏好学。十岁时写了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,整整写满了三本练习簿。十二岁时写出了一部名为《归来吧,故乡》的中篇小说。从十五岁起,他开始在当地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。十七八岁时,他尤其对戏剧感兴趣,创作了几部模仿古希腊戏剧的悲剧,其中有一部因战争爆发而未能如约上演。中学毕业后,按照父亲的意愿,他到慕尼黑学医,三个学期后改学戏剧。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他希望成为一名戏剧导演的梦想。他应征入伍,获中尉军衔,被派到苏联当随军记者。战争后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左臂受了重伤,痊愈后转入后勤部门,其间写了几个剧本,并在一些战地医院进行巡回慰问演出。战后被关入美军俘虏营,获释后回到家乡科隆。1948年他与威斯特法伦一个商人的女儿,公立学校教师埃尔斯贝特(Elsbeth)结婚,先后担任《趣味画报》主编和利伯拉托尔出版社戏剧编辑部主任,1951年起成为职业作家,以原籍

保加利亚的母亲在出嫁之前的姓氏——孔萨利克为笔名发表作品，1952年，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沙漠舞女》。1956年，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，描写一名德国军医在苏联战俘营的生活。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，被称为是纪录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动人心弦的文献”。截止1980年，总共发行了三百五十万册，创下了战后德语小说最高发行纪录。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故事片，1958年在法国第九届维希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外国故事片一等奖，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也分别获最佳演员奖。

孔萨利克是一位高产作家，迄今已经出版了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，被译成二十六种外文，各种版本多达八百五十多种，总发行量超过七千九百万册（1988年7月31日统计数字），并以日售一万册的速度继续增加，这在当今德语作家中首屈一指。他早期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本人战时在苏联的经历，以反战和揭露战争的残酷为主题，这类作品除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之外，还有《他们从天而降》（1958）、《军用高速公路》（1958）、《999劳改营》（1959）、《俄国交响曲》（1962）、《第六军之心》（1964）、《泰加地区爱情之夜》（1966）等，因此有人称其为“有着俄国灵魂的科隆人”。孔萨利克喜欢写医学题材，许多小说还以医生为主人公，如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、《癌症的诊断》（1961）、《送来的面孔》（1962）、《荒漠大夫》（1971）、《女沙皇的私人医生》（1974）、《被遗忘的天使》（1974）、《美丽的女医生》（1977）、《舢板大夫》（1983）等。他本人甚至声称：“没有一本孔萨利克的小说没有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人最初就是学医的，后来才改了行。没能当成医生，成了一种心灵创伤，因此在每一本

孔萨利克的小说里必须要有一位医生。”他一直关心医学报道，长期订阅十余种专业刊物，并且经常在手术台旁边体验，在医院诊所观察，与医生病人交谈，以便了解医学的最新进步并在书中真实地加以表现。例如，他的第一百部小说《辐射的手》(1984)就写了对病人进行放射疗法这一新技术。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他的创作转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，诸如恐怖活动、吸毒贩毒、性解放、中东问题、美苏间谍战、东西方关系、石油危机、越南难民等均是他笔下反映的主题。例如，《布拉格的浴血婚礼》(1969)写苏联入侵捷克；《敲诈》(1972)写慕尼黑奥运会筹备期间的国际性敲诈案；《花花公子》(1972)写富家子弟醉生梦死的生活处世态度；《船上的鲨鱼》(1976)写恐怖分子劫持客轮，绑架人质；《谍网恋情》(1977)写美苏之间的间谍活动；《女继承人》(1979)写希腊女船王奥纳西斯的婚变；《毒梟欲火》(1980)写当今西方人的吸毒、放纵、堕落；《金色的海洋》(1987)写越南难民在海上漂泊的艰难经历。

孔萨利克善于编排故事，其作品情节曲折，叙述生动，绝大多数均以爱情为主要线索，往往是三角甚至多角关系，结局多为大团圆，文字亦浅显易读，因此深受各阶层人士的爱，是许多德国人茶余饭后、旅途必备的消遣性读物。几乎他的每一本新作，一俟问世立即成为畅销书。在联邦德国各大书店和书报摊点，他的书均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。许多书业人士戏谑地说，孔萨利克这个名字就象是一种商标，孔萨利克的书就象是一种名牌商品。孔萨利克的作品也颇受影视界的青睐，迄今他的小说已有十几部被改编成故事片或者电视连续剧。

孔萨利克在评论界，恰恰与在读者和观众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正统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，许多文学史书籍对他很少评述，至多提到一下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，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及大多数作家词典均不收孔萨利克这一条目。对评论界的冷漠态度，孔萨利克任其自然。他说：“专业的文学评论的确对我不感兴趣。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读者对我怎么想；对我来说，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从每天收到的数百封信中所听到的话。我收到的这些读者来信，绝不是些智力低下的人写的。他们中间有主任医师、银行经理。他们写信给我，感谢我的书给他们带来的那些美好而紧张的时光。”当有人问孔萨利克把自己归入那一类作家时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把自己归入消遣作家这一类，在这里，‘消遣’应该理解为，人们不是干巴巴地处理严肃的主题和事件以及人类的、社会的或者政治的问题，而是将它们大众化地‘包装’进一种任何人都懂得的语言、情节和形式。仅仅为五百位知识分子写作，在我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……我作为作家的任务是广泛的影响。柜台后面的小姐应该象她的经理一样能够读懂我的书，并为它们所鼓舞。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——发行量对此做了说明——我就达到了我的目的。我拥有伯尔^①和格拉斯^②只能梦想的印数。我是一个人民作家，我为人民大众写作。”

孔萨利克旺盛的创作力早已成为奇谈。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左右，写出三十张打字纸，每年至少出版四、五本小说。因此，有人怀疑在他的背后，是否有一批捉刀人。民主德国

① 海因里希·伯尔(1917—1985)，联邦德国著名作家。

② 君特·格拉斯(1927—)，联邦德国著名作家。

的一本德语作家词典甚至写道：孔萨利克背后有“一个在海因茨·君特领导下的作家小组，它的成员还有本诺·冯·马洛特和君特·海因”。其实，这两个名字都是孔萨利克早期使用的笔名。关于他那神话般的创作力，孔萨利克曾解释说：“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如果一个人勤奋，每天除了写作不干别的。如果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写作，那么他的创作力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人们经常把我称作一台长篇小说机器。然而，我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，请您假设我很懒惰，每天只写五页纸，那么一年下来就是一千五百多页，也就是三部长篇小说，可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。”

为了奖掖一直不为各种文学奖评委会列入考虑范围的通俗文学作家，1982年，孔萨利克捐资与戈德曼出版社、海纳出版社、贝伯-巴斯台出版社联合设立了“孔萨利克长篇小说奖”，奖励“以紧张的、吸引多层次读者的形式，表现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独特画面”的德语通俗长篇新作。1983年6月，巴伐利亚州授予孔萨利克“巴伐利亚勋章”，以表彰他“对巴伐利亚州和巴伐利亚人民的突出贡献”。

除了写作之外，孔萨利克喜欢听音乐、旅行、读书和游泳。他最喜欢的古典作家是莎士比亚、席勒、克莱斯特、格里尔帕策，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肖洛霍夫、海明威、法拉达、雷马克。他尤其喜欢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，认为自己与肖洛霍夫有着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，甚至把自己的小说《顿河畔的爱情》题献给肖洛霍夫，他在扉页上写道：“献给米·肖洛霍夫，哥萨克的伟大的小说家，我钦佩他，就象孩子钦佩国王。”

孔萨利克从小就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，他曾表示，假

如他生活在久远的过去，他“最希望成为中国皇宫里的马可波罗”。近几年，他曾两次来华旅行，实现了他数十年来“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”。当他获悉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他的小说系列之后，欣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中国读者的信，希望通过他的书与中国读者结成朋友。我们在选编及翻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，孔萨利克本人及其女儿达克玛女士(Dagma Stecher-Konsalik)给予了大力支持，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。

1989年5月25日于北京

主要人物表

- 汉斯·西韦特博士——德国科学家
- 阿玛·班·贝尔卡斯姆——阿拉伯人，撒哈拉沙漠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之一
- 巴巴多尔·穆罕默德·班·拉姆旦——阿拉伯人，撒哈拉沙漠的最高酋长
- 埃瓦尔德·冯·佩尔图希——德国人，大西洋艺术公司柏林办事处主任，人贩子
- 希尔德·西韦特——德国人，汉斯·西韦特的妹妹
- 埃米尔·格朗图斯少尉——法国人，第三要塞军官
- 皮埃尔·普罗谢内上尉——法国人，第三要塞指挥官
- 阿默德·杰巴拉博士——阿拉伯人，科学家
- 奥玛尔·班·斯利马奈——阿拉伯人，阿尔及尔的人贩子
- 保尔·汉德里克——德国医生，沙漠病研究专家
- 杰克奎琳·杜美拉——法国人，汉德里克的女助手
- 伯纳德大夫——法国人，阿尔及尔医药卫生研究所所长
- 西蒂·穆罕默德·班·夏克——阿拉伯人，北非民族主义运动领袖
- 法特·穆加拉·哈特希——阿拉伯人，欧德哈姆绿洲妓院老板

帕图——法国派驻布萨达绿洲专员

伏伊勒大夫——法国人，比斯克拉驻军医院少校主任医师

凡·贝尔大夫——法国人，拉古艾特驻军医院主任医师
费拉尔——流浪儿，后成为汉斯·西韦特的侍从

第一部

沙漠！

啊，这一片沙漠！

我恨透了这一片沙漠，恨透了那无情无义的太阳，它把大脑里的最后一点儿理智也吸个精光。

炎热使得岩石也开始流汗，空气如同沸腾的锅里冒出来的蒸气，天空被熏烤得惨淡无光。

一连几个小时，狂风不停地在撒哈拉沙漠上呼号，驱赶着黄沙。令人生厌的、细如尘埃的黄沙象一团发烫的云向四处奔逃。沙漠狂风无孔不入，钻进了每一顶帐篷，每一孔石窟……

我也是狂风追逐的对象。当我用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时，牙齿缝之间发生了嘶嘶的声响。若是用指甲在被汗湿润的脸上轻轻一刮，脸上准会留下一道深深的沟痕。为了在这个地狱里继续生活下去，你就不得不艰难地呼吸……

生活！这种日子还能叫作生活吗？

我多么希望这儿能有一面镜子啊……我有多久没见过自己的模样了？四个星期？有那么久吗？还是在欧德哈德绿洲

的时候，在一眼水井里，腐臭的井水反射出了我的面孔——一张枯瘦干瘪、留着络腮胡子的脸，一张充满痛苦和恐惧、被饥饿和疲惫折磨得改变了形状的脸……在我的身后，阿玛·班·贝尔卡斯姆骑在骆驼上大笑不止。

他开怀地大笑……这事过去已有四个星期了。沙漠里的四个星期意味着什么？对于阿玛·班·贝尔卡斯姆来说，这只是短短的一瞬，而对我则是绵绵无尽的悠长岁月。

谁还记得我叫汉斯·西韦特？汉斯·西韦特博士，特许工程师，家住柏林……天哪，柏林在什么地方？我最后一次看到约阿希姆施塔勒大街是在1942年5月，准确地说是在5月23日。那是一个晴朗的春天，我和希尔德在街上散步。我记得，她穿了一件带花边的拉瓦贝纱连衣裙，淡蓝色的底色衬托着五彩缤纷的花朵，一顶白色的浅檐帽压在她那乌黑的鬓发上面。她自豪地挽着我的手臂，当时我已小有名气，正在搞着一项新发明……我们一起到万恩湖游荡了一个多小时，躺在温煦的阳光下，幻想着美好、诱人的未来……

这已经过去了十五年！在这十五年里，工程学博士汉斯·西韦特神秘地失踪了，消失在非洲大地上。昨天，当看守送饭来时，阿玛·班·贝尔卡斯姆也走进了我住的石洞。他的面孔仍象往常那样友善，举止风度犹如西方社交界的名流。据说，他年轻时曾在法国受教育，在那里上过大学。后来为了继承他那个部落的首长职务，他才重新回到沙漠。尽管他骑骆驼走了很远的路，但脸上却毫无倦意，只是白色的长袍沾上了几点污垢。

“我要告诉您一个新闻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说起话来喉音很重。“昨天我碰到了巴巴多尔·穆罕默德·班·拉

姆旦，他正准备去比尔阿吉巴。他向您问好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轻声地说：“谢谢。你们到底想要我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您也许会感到奇怪，可是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阿玛点起一支他习惯抽的那种味道很冲的香烟，然后又顺手递给我一支。我拒绝了，我的身体很弱，消受不了这种香烟。阿玛接着说：“1944年，您怀着某种目的踏上了这片沙漠。您穿越了整个撒哈拉，并且有所发现……这些我们都知道，博士先生，但是，您不该把您的计划付诸实施。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你们才把我扣押了两年？！”我愤然喊道。然而我对自己的失态马上后悔起来，发牢骚也于事无补。阿玛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。我在中国见到过这种微笑，在日本、蒙古、伊朗、埃及也见过，现在又在撒哈拉沙漠再次领教了它。这种微笑如同一副面具，把胆怯和虚弱藏在后面；这种微笑是那样友善，使得你真想朝那张脸上猛击一拳，同时大吼一声：别笑了！

我低头望着地面……阿玛那双洋洋得意的眼睛真让人无法忍受。我真是受够了！两年来，我在沙漠里走南闯北，整天和黄沙、砾石、巉岩、峭壁为伴，每日不离驼背……两名浑身又脏又臭的看守夜里和我睡在同一顶帐篷里……我诅咒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它是那样毫无意义，就象我周围的一切……

阿玛微笑着，假惺惺地说：“迄今为止，您缺过什么吗？您吃的都是好东西，烤羊肉、橄榄、无花果、水果、骆驼奶……睡在漂亮的地毯上，可以喝到咖啡，甚至还喝过七八次酒呢……”

“已经两年了……”

阿玛望着潮湿的石洞壁：“真的有两年的时间了吗？真主竟然会让时间走得这么快！不过，这可是一段美好的时光……”

“对您来说也许是美好的时光，阿玛。”

“您不认为如此吗，博士先生？”

“怎么？难道要让我这个被囚禁的人也同意您的意见吗？这可真是太过份了！”

阿玛息事宁人地摆了摆手，他的中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。这个腰缠万贯的富豪拥有万顷土地和数不清的畜群，光骆驼就有好几千匹，他的生意从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一直做到美国。

“博士先生，您是我们的客人。”他语气和缓地说，“我们如此悉心地关照您，完全是您自己的错。我们好心提出的建议被您一口拒绝了，要知道，我们出的价可是十万美元啊！”

“更有价值的是沙漠。”

“我知道，博士先生。您发现了这片沙漠有开发价值，找到了这里的地下水源，这是我们这里最大的秘密。您手里有一张蓝图，一张可以使撒哈拉沙漠变成良田的蓝图……一年可以收获两到三季！您发现，从尼日利亚大草原到霍加尔山脉的整个沙漠地带都有开垦价值……可是，您为什么不把您的发现悄悄地锁在抽屉里呢？”

我直起腰来，这样我们双方可以面对面坐着，互相看着对方。阿玛把两臂交叉在胸前，嘴唇紧闭，象一尊雕像坐在我的面前，布满花纹、鸟喙状的马靴从长袍的下摆底下露出了两个尖头。